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黃仕忠 主編
王宣標 李 潔 本冊主編

廣州市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五冊

清代戲 庶幾堂今樂 不明朝代戲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五冊

清代戲 庶幾堂今樂 不明朝代戲

黃仕忠 主編

王宣標 李 潔 本冊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目錄

第十五冊 清代戲

十二紅全串貫（皮黃）	三
雙鈴記總講（皮黃）	一四
拾金全串貫（高腔）	八三
竊訪賢全串貫（高腔）	八八
烟鬼嘆全串貫（皮黃）	九四

烟鬼嘆（皮黃）	一〇〇
連陞三級總講（亂彈）	一〇七
打場全串貫（高腔）	一二四
竊訴功全串貫（高腔）	一二九
燒鍋全串貫（亂彈）	一三二
探親全串貫（亂彈）	一四一
背凳子全串貫（皮黃）	一四九
打槓子全串貫（皮黃）	一六〇

雙搖會總講（皮黃）……………一六四

眼前報總講（亂彈）……………一八二

第十五冊 庶幾堂今樂

後勸農總講（亂彈）……………一九一

活佛圖總講（亂彈）……………二〇三

同胞案總講（亂彈）……………二一二

義民記總講（亂彈）……………二二五

海烈婦總講（亂彈）……………二三八

岳侯訓子（亂彈）……………二五八

英雄譜總講（亂彈）……………二七一

風流鑑總講（亂彈）……………二八四

延壽祿總講（亂彈）……………二九三

育怪圖總講（亂彈）……………三一—

屠牛報總講（亂彈）……………三三三

老年福總講（亂彈）……………三四五

文星現總講（亂彈）……………三五九

掃螺記總講（亂彈）……………三七二

前出劫總講（亂彈）……………三八五

後出劫總講（亂彈）……………三九七

義犬記總講（亂彈）……………四〇八

回頭岸總講（亂彈）……………四二〇

推磨記總講（亂彈）……………四三五

公平判總講（亂彈）……………四四九

陰陽獄總講（亂彈）……………四六七

硃砂痣總講（亂彈）……………四八六

同科報總講（亂彈）……………五〇一

祿壽圖總講（亂彈）……………五二六

福善圖總講（亂彈）……………五三五

酒樓記總講（亂彈）……………五六〇

劫海圖總講（亂彈）……………五七一

燒香案總講（亂彈）……………五八四

第十五册 不明朝代戲

花子叫街全串貫（皮黃）……………六三八

探監全串貫（亂彈）……………六四四

慶安蘭全串貫（亂彈）……………六四九

風月禪總講（亂彈）……………六五五

藥茶記全串貫（皮黃）……………七〇〇

一匹布全串貫（亂彈）……………七〇七

東遊全串貫（高腔）……………七三八

八扯（皮黃）……………七四五

頂燈全串貫（高腔）……………七五二

頂磚總講（皮黃）……………七六〇

醉化全串貫（高腔）……………七六九

點化全串貫（高腔）……………七七三

狀元譜全串貫（皮黃）……………七七七

粧瘋全串貫（高腔）……………六三二

借靴全串貫（高腔）……………六二七

絨花記總講（皮黃）……………六〇一

香山還願全串貫（皮黃）	七九〇	羅漢山全串貫（高腔）	八七五
大香山總講（亂彈）	七九五	九星獻瑞全串貫（高腔）	八八一
入院全串貫（高腔）	八〇二	三多全串貫（高腔）	八八五
丑表功總講（皮黃）	八〇九	慶壽全串貫（高腔）	八八八
殺皮總講（皮黃）	八二一	富貴長春總講（昆腔）	八九三
小放牛總講（亂彈）	八三六	天官賜福全串貫（高腔）	八九七
心歡樂總講（皮黃）	八四五	天官賜福全串貫（昆腔）	九〇〇
送盒子下本全串貫（皮黃）	八五〇	遐齡全串貫（高腔）	九〇四
泗洲城全串貫（皮黃）	八五五	財源輻輳總講（昆腔）	九〇九
蟠桃會總講（皮黃）	八五九	點魁全串貫（昆腔）	九一三
五代恩榮全串貫（高腔）	八六九		

第十五冊

清代戲

十二紅全串貫

【解題】

皮黃。《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著錄。原鈔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藏有過錄本。《清車王府藏曲本》第一〇冊收錄。

劇演周屠借畢朋二十兩銀子未還，畢往催債，周飲醉，畢送其回家，見到周妻，艷羨之。畢借故留宿周家，與周妻通姦，被周發現後，畢以銀賄之。又與周妻謀，趁周喝醉時殺之，畢不敢動手，周妻乃親手殺夫。

或謂劇名《十二紅》者，乃舊時戲班姦殺帶「彩」之戲，總計為十二出，此劇為其中之一，初名《備刀記》，以其難能，列為壓卷第十二，「紅」則標其帶「彩」，故名《十二紅》。

《戲考》第二二冊收錄頭本，茲用作參校。雙紅堂文庫藏有清鈔本，存三、四本，相當此劇

第三齣，亦用作參校。〔熊靜、陳志勇〕

頭出

（花扮周屠上，白）自幼生來粗魯，全憑尖刀宰豬。燒酒喝上幾壺，養家全然不顧。我周屠，在這十字街上開了一座肉舖，上年買賣不好，借了畢朋二十兩銀子，整理肉舖。你說這個地皮兒竟大賤，鬧的買賣也不好作，又得關門。說關我就關。（關介）舖子又關上咧。有咧，告訴隔壁張老西兒一聲兒。張掌櫃的，你告訴房東，說肉舖又關咧，叫他貼帖兒罷。（內白）是咧。去罷。（花白）且住。我把舖子關咧，這一回家，我女人要問我，我又說關上咧。有咧，我先喝酒去。走，說走就走。走吓。

（下）

（丑扮畢朋上）【引】我家府庫米滿倉，多有田地廣牛羊。借銀要加二，借錢要成雙。利錢不到一定算，三個月不到折姣娘。（白）我畢朋，只因上年，周屠借我二十兩銀子，本利全無。我今日到他舖子裏問問。就是這個主意。走到咧。此舖出倒，你說，又關了。我問問隔壁張掌

櫃的。掌櫃的。（內白）作什麼？（丑白）借問一聲兒，這肉舖又關咧？（內白）纔關上。（丑白）纔關上？你說巧不巧。要趕，趕的上趕不上？（內白）要趕趕的上。（丑白）天早呢，我就趕。（下）

（花上白）走哇。到酒舖兒裏喝酒再說。（丑上白）走吓。巧不巧？找沒找着，碰見咧。周大哥，那兒去？（花白）哟，原來是畢員外。（丑白）周大哥，肉舖又關上咧？（花白）又關咧。走吓，喝酒去罷。（丑白）周大哥，你不知兄弟不喝酒嗎？咱們哥兒倆兒喝茶去好不好？（花白）喝茶去？過年見。（丑白）周大哥，咱們哥兒倆兒有句話說。到老海酒舖裏去，你喝，我不喝。（花白）這倒使得。走吓。（全白）走吓。（丑白）到咧。老海。（花白）老海，走出來罷。（老海上）【引】興隆通四海，茂盛達三江。（白）我當是誰，原來是畢大爺全周大哥。（花白）他就是畢大爺，我就是周大哥。（海白）早已論^說實^實下了，走罷，樓上去罷。（上樓介。海白）喝什麼酒？（花白）盪八斤白乾兒罷。（丑白）老海老海，也盪六個小錢兒的。（海白）也別依你老，也別依他老，盪個半斤兒罷。（海拿酒介，完，下）（花白）我喝我的，你說你的罷。（丑白）周大哥，你別酒勾酒，咱們倆兒來到酒舖兒裏喝二兩，所爲說話。你酒勾酒也不像事。你想，酒也要喝，話也要說。（花白）畢大爺，我喝我的，你說你的。（丑白）周大哥，你記得上年借我二十兩銀子，本利不見。你也要打算打算還我纔是。

(花白) 老畢，你聽知，肉舖可是關咧。我外頭有賬也該要咧。(丑白) 自然得要。(花白) 你聽，比方該我二十吊錢。(丑白) 還我。(花白) 不能。只還你十吊。(丑白) 那十吊？(花白) 太爺安家。(丑白) 也是道理。(花白) 要十吊？(丑白) 還我。(花白) 不能。你五吊，我五吊。(丑白) 是吓，先治其家，後治其國。(花白) 要是一吊？(丑白) 你五百，我五百。(花白) 不能咧。太爺都安家了。(丑白) 周屠，你真不懂交情。(花白) 誰不懂交情？那個王八蛋禽的不懂交情？好吓，氣死太爺咧。(丑作介。海上白) 畢大爺，你們二位不要打架，有話好說。作什麼生這們大氣呢？你們二位又不是沒交情。(丑白) 老海，你算算酒錢，寫的我賬上，我走吓。(頭出完)

二出

(海白) 你們二位一塊兒來一塊兒去，我纏不清這個混蛋。(丑白) 你特膽兒小了。你睜我的。周大哥，酒可喝在人肚子裏頭，可沒喝在狗肚子裏。人家大小是個買賣，好朋友外頭說去。(花白) 有理。走吓。老海，酒錢算多算少，寫我的。(丑白) 寫我的。(海白) 是了，寫畢大爺的。(花白) 走吓，外頭說去。畢朋你聽知，你躺在地下，太爺照你腦袋踢三脚。(丑白) 那踢不得。(花白) 不然，太爺躺在地下，你照太爺的卵子踢三脚。(丑白) 你這小子上下不分。(花白) 你不敢踢？(丑白) 我

不敢。要在我的門口兒，我也不能欺生。要到你的門口兒，要買我的熟。周大哥，你瞧瞧到了那兒拉？（花白）你到了我的門口兒了。畢朋，我也不打你，我給你一個便宜，你敢叫我三聲，踢我三腳嗎？（丑白）朋友的門，如同王府，我不敢叫。（花白）你不敢叫？你瞧瞧我的。開門來，開門來。（旦上白）誰呀？（花白）開門罷。（旦白）當家兒的回來了。等着我開開。（開門介。花吐介，白）先別關門，大腿還在外頭呢。（花進介，花睡介。旦白）你瞧瞧，又喝醉了，可怎麼好呢？你那是誰吓？（旦、丑作拿情介。丑白）我是誰來着？哈，我是送周大哥回來的。（旦白）你哪貴姓？（丑白）我姓什麼？我姓趙，不對不對，我姓錢。不對不對，哈，我姓戾。（旦白）姓什麼？（丑白）姓畢，姓畢。（旦白）哈，我當是誰，原來是畢員外呀。（丑白）不敢，不敢。外頭見我老寔，都叫我小畢老大。（旦白）哈，我聽見我們當家兒的常說，有一個畢員外畢員外的，就是你哪呀？（丑白）不敢不敢。（旦白）你們二位那兒碰見拉？他又喝了酒了。（丑白）啊，周大哥上年借我二十兩銀子，我找他去，沒見着。我們哥兒倆兒道兒上碰見了。我說喝茶，他要喝酒。喝醉了，我把大哥送到家來，有交情能睨着大哥罵車轍嗎？（旦白）勞你哪駕拉，你哪家裏坐着罷。（丑白）大嫂子請罷。（旦白）你哪家裏喝碗茶兒罷。（丑白）你哪請罷。（旦白）你哪不家裏坐着？（丑白）改日罷。（旦白）你哪回去？不送了。說。（丑白）大嫂子，你瞧瞧，大哥喝的人事不知，要往兄弟打架。兄弟不能往他打架，

故此把他送回來拉。(旦白)勞員外駕。你哪家裏坐罷。(丑白)你哪請。(旦白)員外，家裏喝碗茶兒罷。(丑白)改日罷。請罷你哪。(旦白)不送拉。(丑白)請罷。大嫂子，你哪不知道。(旦白)我明白了，我們當家兒的在外頭喝酒喝醉，碰見員外了，送他回家。叫他明兒個到你哪府上道乏罷，員外你哪家裏坐罷，喝碗茶。(丑白)大嫂子請。(旦白)不送咧。(丑白)大嫂子請罷。大嫂子，大哥酒醒了，你哪告訴他，我明兒來。(旦白)員外走嗎？(丑白)我走。(下)(旦白)你悄悄，這可怎們好吓？你醒醒兒。舖子又關咧。(花睡白)又關咧。(旦白)你拿什麼養活老娘吓？(花白)你又醉咧？(旦白)你醉咧。(花白)你醉咧。我不往你說，明兒見。(花下)(旦白)多咱纔是個了手吓？(唱)罵一聲賊周屠寔寔可恨，每日裏在街上喝酒打人。看起來夫妻們不能長久，好似一似孤雁兒各奔他群。(二出完)

三出

(丑上唱)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白)我畢朋，只因前日往周屠舖子裏要賬，不想他舖子關咧。走到街上碰見咧。喝酒喝醉咧。送他回去，他女人出來了，長的如花似玉的。不想

周屠長了個嘎雞子樣兒，有這們好女人。見了我，眉來眼去，想是他肚子裏有了我咧，我今兒找他去。他要在家，合他要錢。他要不在家，我就在門口講橫。走吓。到咧。周大哥，周大哥。（旦上白）誰吓？（丑白）我吓。（旦白）吓，員外，前日勞你哪駕，你哪家裏坐罷。（丑白）他没在家嗎？（旦白）誰吓？（丑白）周大哥。（旦白）我們當家的，今日一早就走咧。員外，你哪家裏坐罷。（丑白）大嫂子，大哥真没在家？大嫂子，走哇。（旦白）員外走？（丑白）不得吓。大嫂子，我在外頭等之大哥罷。（旦白）員外，這不是外人。（丑白）說的是，不是外人。大嫂子，走。（旦白）員外，走。（全進介。丑白）好房子。（旦白）員外請坐，我去沏茶去。（丑白）大嫂子不必沏茶，剛打天泉家來，喝的小肚子摸摸還說孩硬呢。大嫂子，大嫂子。（旦白）員外說什麼？（丑白）小肚兒裏喝的水車似的。（旦白）你哪真喝咧，我就不沏咧。（丑白）大嫂子，你哪有涼水，我喝一口。（旦白）這個大爺，問你哪喝茶，你哪不喝，要喝點涼水。真真的不像員外，喝的什麼香片、毛尖。我們小家主兒，喝不起香片、毛尖，茶葉末子也有。大爺坐着。（拿茶介）員外，你哪喝茶。（丑喝茶介，白）大嫂子，好茶葉，真是清香美味。（旦白）員外你哪不必見笑，我們買的是小舖兒裏一個小錢一包的滿天星。（丑白）好茶葉。我明兒買他一千包。大嫂子，好房子，四面兒都是窗戶，有一個天井，又有地溝。（旦

白）員外，就是四面兒街坊多點兒。可是員外有幾位大奶奶？（丑白）就有一個。（旦白）大爺這個衣服是大奶奶做的？（丑白）他難。非唱這出戲，穿了可惜了兒的。大嫂子這個人品，嫁了周大哥，好比一枝鮮花插在馬糞上拉。（旦白）員外大奶奶是有造化的，比我們苦命的強。（丑白）有福不會享，死拉。（旦白）死拉？你哪再娶一個。（丑白）大家夥兒都來說，說上一個。（旦白）這位大奶奶是有造化的。（丑白）没大嫂子好看。（旦白）也不錯。（丑白）長的齊全，就是没鼻子。（旦白）員外這個財主，娶一位大奶奶没有鼻子，想個主意纔好。（丑白）大家想了一個主意，到了門框兒胡同作了一個。（旦白）好子兒玉的？（丑白）買錯咧，買了一個翡翠的，安上了，說話夫囊夫囊的。要像大嫂子這個樣兒纔好哪。（丑拿椅子，拿情介，白）大嫂子這個手真好，葱枝兒似的。（旦白）員外，我睨你倒像正經人，你肚子裏盡男盜女娼。滾出去罷，粧什麼忘八蛋禽的哪。（丑坐介，白）周大嫂真不是交情，我說門口兒等着罷，又叫我屋子裏坐，這是怎麼說呢？（旦白）員外，我望你哪玩儿呢。你哪進來。（丑進介，白）再玩儿我就破了。大嫂你哪救命罷，大嫂子吓。（跪介，旦白）員外員外，我的員外吓。（丑白）我的兒子吓，你救我的命罷。（旦白）員外，你可別忘了我。（丑白）我若忘了你，我是個忘八禽的。（旦白）員外，來罷吓。（丑白）哎呀兒子吓。（全下）〔三出完〕

四出

(花上白) 開門來，開門來。(丑、旦全上，坐上介，旦白) 誰？誰呀？(花白) 我。(旦白) 哎呀，他回來了。(丑白) 哎呀我的媽呀，你當個屁把我放了罷。(旦白) 員外不要害怕，你在我身後頭藏着罷。(開門介。花進介。丑出介，白) 明兒見。(下)(花白) 老婆，我有一個朋友在吳縣跟官，我借了幾吊錢做盤纏，借了錢回來再開肉舖。(旦白) 我吃什麼？(花白) 你自掙自吃。(旦白) 什麼？我自掙自吃？你打聽打聽，我^{太太}也可^也是好朋友，我又自掙自吃咧。(花白) 你又醉了？(旦白) 誰醉拉？(花白) 你又醉拉。(下)(旦白) 這可怎們好呢？有咧，等畢朋來時，打個主意吓。(旦下)

(花上白) 一心上吳縣，缺少盤纏錢。我周屠要上吳縣找人借兩兒錢，無有盤纏。有咧，我到草舖裏找我一把子大哥，借幾吊錢，好上吳縣。就是這個主意。走吓。到咧。大哥，大哥。(付扮草舖人上，唱)【梆子正板】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在寒林。縱然在外風光好，我還有思家一片心。(花白) 大哥。(付白) 誰呀？(花白) 我呀。(付白) 原來是老二。走罷。(花白) 大哥一個人喝着酒，把兄弟都忘了。(付白) 老二，你忘咧，今日是哥哥的千秋嗎。(花白) 你甯，忘咧。來